



葬日何

著 陀 凡 馬

行 印 社 版 出 海 雲

622.186
2087



登錄 / 333
 金額

622.186
2087

資料
圖記



雲海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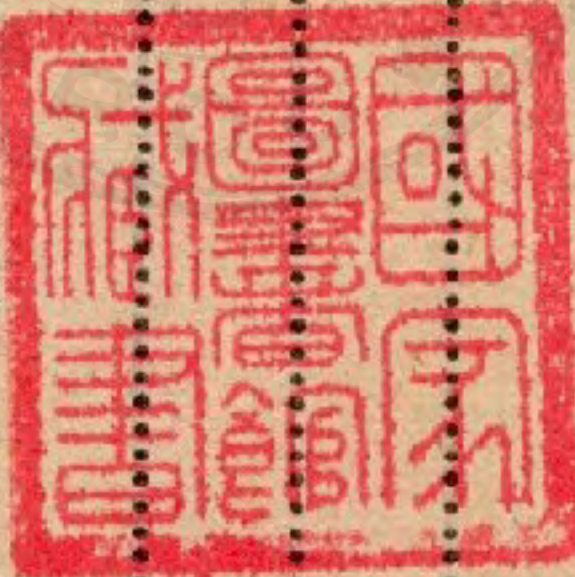
日

葵

19871

目次

不能歸他們	一
雨中的送葬	九
兵士，兵士，你肯不肯娶我？	一四
陸地上的船	一九
悲歌	二七
祖國的憂鬱	三三
春天	三七
懷念	四一



向日葵 目錄

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四四

鈴鼓……………六三

海洋……………六八

田鼠，小母親……………七〇

心焦的母親，可憐的孩子……………七二

兩匹狼狗……………七七

不能歸他們

他是一個田夸老，

痛苦地歪着一隻眼，

惡運蝕刻他的臉，

旱煙色的破氈帽

這樣捲起了邊沿。

屠殺的黑日子過了，

一個憂鬱的死的晚上，

向日葵



— 1 —

國家圖書館



004652772

穿過殘敗陰濕的田間，

他曾經悄悄回來，

瞧一轉家和村莊。

小屋像沉在地下的窖子，

默默把氣絕的孩子

放在冰涼的母親懷裏。

把血漬的棉被

裹了他們，



埋在田裏。

把一個詛咒

埋在泥裏。

把想不通的腦袋

埋在粗大的手掌裏。

三套車，百畝地的

夢呢？

也埋了。

樹林，牲口，高粱地：

向日葵



一道歸了別人。

「但是我們要回來的，

這裏不能歸他們！」

說給自己，

說給死去的魂靈。

痛苦蝕刻他的心。

是的，他當真

回來了！



這就是他，田夸老，

這就是他的

腦袋，胸膛……一塊不少。

紫黑的液汁糊滿臉。

緊攢的眉角下，

丟了歪着的一只眼。

這些是割下的

腿膀和手指。



「把看地的洋砲

計算他媽的鬼子啊！

他常常望望山崗說——

但是我要回來的。

這裏不能歸他們！」

.....

九月初，澄黃的田野，

豆穀，雜糧，成熟的發香。



大堆的垛在車上，

隆隆地輾過，

紅紅穗子的高粱。

嚴冬，處處的河道凍僵，

風趕着車兒在冰上，

人躲進各自窩堡。

但春天有嘩嘩水流。

聽那山洪開始合唱——



向日葵

我們去了，離開家鄉，

但是我們要回來的，

捨不下哪，這片高粱！

我們就是這片高粱呀！

生根在這塊土地上。



雨中的送葬

綿密的雨，長久的雨，

並駕的馬背上的雨，

和着他們的汗水，

下滴，下滴，下滴……

從積水潭的道路，

轉折又直下的漢景街，

到郊外的泥漿地方，



一天的雨送一個

蓋了濕透的國旗的

棺材，不很黑的新漆。

一個疏朗的簡單的行列。

一個代表幾萬個的死亡。

第幾師第幾旅第幾營的

兵士或長官，一個很不小的職位。

四名銅樂隊，

有節制地低唱，

簡單地送着

從積水潭的道路，

轉折又直下的漢景街，

到郊外的泥漿地方。

沒有哭泣和顯煥的執紼者，

只有綿密的雨，長久的雨，

他仍舊在前方呢，

泥濘的小村莊伏在山下，

地圖在燭光下……

內地的銅樂隊吹最俚俗的曲子，
大熟練，不經心，麻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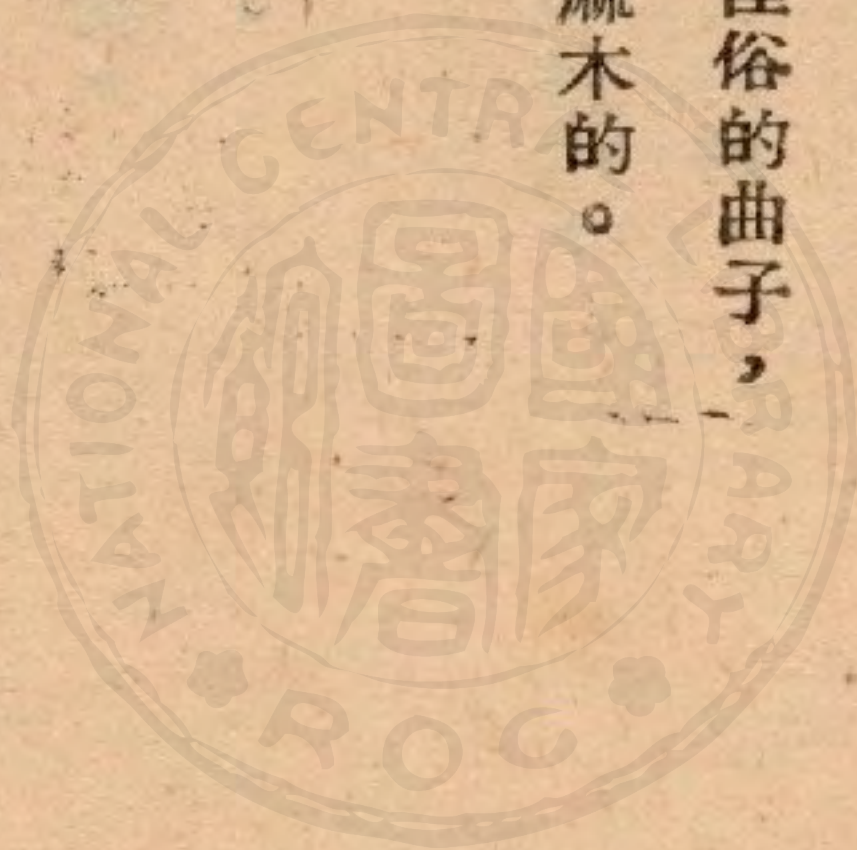
吁，吁，吁，吁，

憂愁的細長的雨，

小學堂所唱的

「瑪薩在冷冷地地底」哪！

吹過了一曲，重複，重複，



吹過了雨中的道路，

冷的道路，

到泥漿的郊外墓場……

一個寒冷的行列。

向日葵



兵士，兵士，你肯不肯娶我？

兵士，兵士，你肯不肯娶我？

冬天的林子裏躲着水鷓鴣，

春天的桃花兒開得像片火，

兵士，兵士，你肯不肯娶我？

哦，不，姑娘，哦，我不能。

我沒有彩緞綾羅送給你，

我沒有紅紗燈兒的花轎來接你，

哦，不，姑娘，哦，我不能娶你。

兵士，兵士，我不要你的金和銀，

我說，我要的是一個心愛着的人，

你的身材好高大，你的志氣更高大，

兵士，兵士，你娶了我罷。

哦，不，姑娘，哦，我不能。

我不是爲了沒有彩緞綾羅送給你，

也不是爲了沒有花轎來接你，

哦，可是，姑娘，我不能夠娶你。

兵士，兵士，那麼你是嫌我相貌醜？

嫌我爸爸只有一雙耕地的手？

嫌我鄉下人家女兒智識低？

兵士，兵士，我猜一定是這個道理。

哦，不，姑娘，我不嫌你家窮，

我歡喜鄉下人家辛苦把田來種，

我更喜歡你姑娘相貌好，

哦，可是，姑娘，請你原諒我。

兵士，兵士，那末你幹麼不要我？

冬天的林子裏躲着水鶉鴿，

春天的桃花兒開得像片火，

兵士，兵士，你真的不愛我？

哦，不，姑娘，請你仔細聽，

當兵的保衛國家是本分，

你聽哪，軍號在吹鼓在打，

向日葵

等我趕跑鬼子才和你結成親。



陸地上的船

青色的海波上浮着

那些忘掉世界的白鷗

青色的海波在遠方

黃黃的太陽天天望海濱

海濱的居民在愁苦中爬行

永遠這樣晒着晒着

皮膚變成了粗糙的樹幹

抵當鹹溼的風終年不停

終年在翻滾的海上飄盪

它無情地招喚

漁船兒結隊去了

它們比較富足而康健

憑着香燭祈禱和符咒

傳統的飄洋性格

這裏留下一片烏黑的海灘

烏黑的泥漿從來不乾

魚類的腐體發出惡臭

太熟悉了一點不見怪



而且把來做糧食

失掉精力的老漁船

陷在這沒過腳的泥漿裏

挨熬飢餓的每一天

經過了一年四季

生下大羣的幼小者

破爛的陸地上的船

發出無用的悲嘆

再也沒有肌肉附着在骨骼上

幾百艘癱瘓的



零亂的躺在風裏雨裏

像要立刻壓倒粉碎死亡

這是春初的風季

黃黃的太陽蒸發

這數十畝腐爛的海濱

死了的家畜與死了的甲殼動物

赤脚的小生物們

在這廣大的可喜的遊戲場上

走動掘東西結伴打架賭錢

用大人的話辱罵彼此

在船和船的空當中

不少小小的黑水潭

裸體的孩子們細心地洗手洗腳

海上的同伴們

是敵人的獵物

殺了人劫了物連他們的船兒

大海的壯健的兒女們

生活在他們背後追擊

依舊去打魚

出海一個月了

不回來

悲哀的海水啊

黃黃的太陽終年一樣

朝這些愁苦的無言的生命

無勁地照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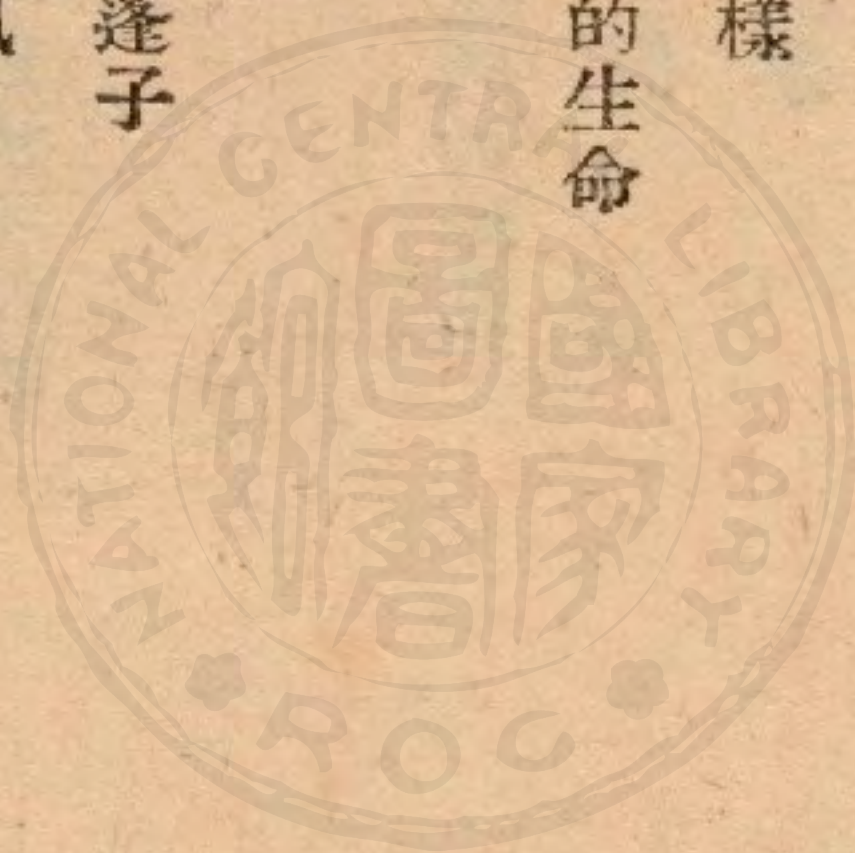
他低了頭伏下身體

竄進鉛皮和蘆葵的蓬子

用石塊壓在上面擋風

他的妻子生產以後病危了

在祈神之後會好的罷



小船裏早有了六個

兩個大的已經跑掉

不知道去到什麼地方

不用分去難得的食糧

海浪的戰敗者們

在泥漿的歲月裏

無聲消滅一個個的生命

如同這些陸地上的船

悲哀的殘廢者

耐心守候最後一口氣吐出



讓鹹溼的風帶走

灑散在青色的海波上

不明白這是什麼

因為傳統的熬苦性格

幾百年的厄運還沒有停止

它沉重的脚步



悲歌給徐遲

看，你看啊，人不當自己是人活着。

活着，償付生命的積欠。

貧窮的大街，腸壁蠕動，

消化這抽完血液和笑容的，

消化這沒有計數的時日。

疲倦得要死，街車急叫，喘氣，拉扯，

又拋棄中年人，少年人，頭髮枯白。

奔波每一天，爲了要奔波，直到

停止在對面那三樓上，他們把他

裝在最後的不需付租的小木箱裏，

送他，用每天都有的鼓吹。

駝背的肺結核者丟一個小錢，

給爬着的骨癆，躡子，盲眼。咳嗆的

血紅嘴唇的妓女瞧不起那些流落的兒童，

他們從牆角伸出黑色的五支

稻草桿似的小手。托，托，托，托，

夜市開始。計算別人家命運的老頭兒

搖鐵筒，一盞長頸的火油燈

給烟灰塗黑，給每個路人

一句咒語。可是

忙碌着走完各自的路，誰有工夫！

我們記得這裏的路，

這裏的天氣，永不變換。

那些二樓的住客灌溉懸空的

一盆盆植物，泥水，蟻擁的「食檔」，

魚肉攤，腥臭，泥汁，濺滿街，

不穿鞋的腳。叫囂從難以維持

溫熱的肚腹……

你會想遙遠的風景？

玻璃天窗明亮的，

一雙雙勞動的手，歌唱的輪軸？

麥場上的歡迎，寒暄，慶祝會的燈彩？

你會忘記火焰，城市與山頭的得失嗎？

鬥爭在遠地，燦爛的組織，構圖，

在日子後面。飢餓緊咬現在。

被遺棄的街，惡霸的街，

多少跳躍的心離開你去了。

找覓所要找見的，在遷居裏面。

羨慕那些飛馳，出血的足跟……

幾時他亦睡在船裏，車裏，走在泥土上。

敲這屋門，最後的租客不能答你。

消失在這市場，屠場，雪地的遠鄉，

寒夜的風雨會療治，山麓的

綠葉路招手的……那時我們別遺忘：

像溝渠樣流着，飄浮着垂死的生物的市街。

昏黯的燈柱下，你看！

父親背了一個死孩子走下去，低首的

母親跟隨，爲牠打一把破紙傘，

向日葵

夜風裏，他們將送牠到何處呢？一陣吆喝

兩個屠販淌着汗，挑一頭編在

竹籠中的豬。發出臨末的

莫知所從的尖嚎……

祖國的憂鬱

誰打算在這兒耽一輩子，

誰打算把火燄山當沙發，

闊綽的大官兒洋房西餐，

他太太上街坐流線汽車，

家財千萬的奴才才威風，

大出喪行列走了點把鐘；

誰打算在這兒耽一輩子，

向日葵

誰打算做二房東的水鴉，

搾乾的是你吃飽的是他，

整千的工人們吊兒郎當，

不給你工做，一齊趕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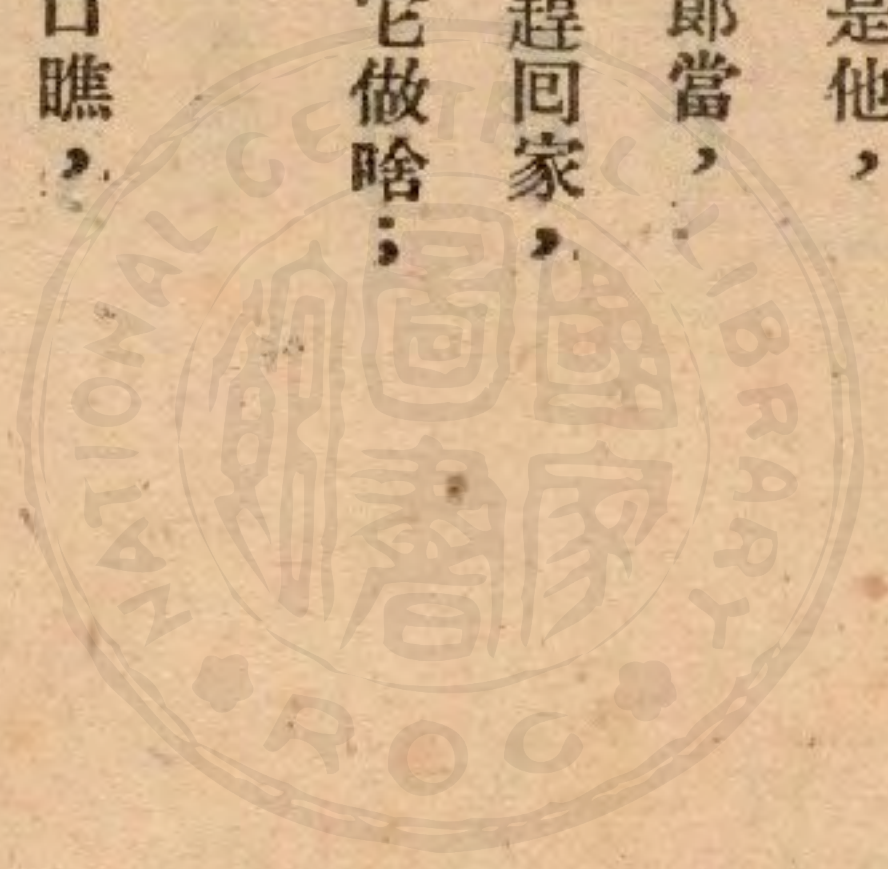
什麼淪陷區啦，管它做啥；

你不信往船公司門口瞧，

如果不怕把肚皮氣炸，

去省城的輪船票早已買光，

誰甘心當敵人的順民，



甘心把血肉給他們啃，
刀鎗、斧鑊、皮鞭、在那裏等；

誰打算在這兒耽一輩子，
誰打算把殖民地做天堂，
流浪的窮漢養不活妻小，
流浪的女兒跳舞當嚮導，
每天有人吃毒藥跳海，
一年四季有春天游泳戀愛。

向日葵

誰打算在這兒耽一輩子，

誰打算終身在外鄉流浪，

她拋下嬰兒，餓死在街路上，

脫毛的野狗沒有了娘，

祖國在呼喚她的兒女們哟，

回去吧，有着祖國的憂鬱的人啊！

春天

他說，哎，天氣多好啊！

你說，哎，今天這樣好天氣！

我說，今天是春天。

春天說，她用綠葉說話，

陽光說話，

說這個日子好。

我們說，哎呀，

我們要拚命，

拚命敲石子，

扛水泥，

扛黃沙，

扛一條條的鐵柱子，

造監獄。

電車爲大家，

早造好了路。

安排好：



銀行，法庭，妓院，

貧民窟，瘋人院，

我們的腳底下裝牢這一輛電車，

電車兜圈子，兜圈子，

在習慣上面。

今天這樣好天氣，

監獄張着一個小小的窗眼，

張望，張望，

張望許多路的日子，

向日葵



許多男子，女子，孩子，
在溪流中洗澡。

做工做到害病才休息，

做工做到失業才沒有工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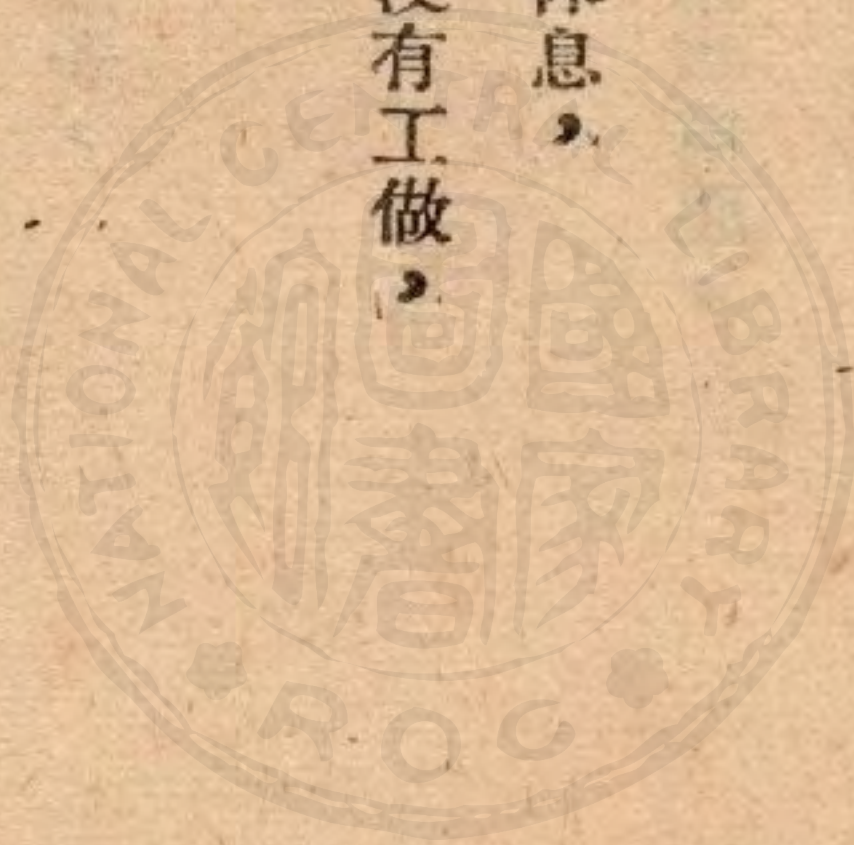
敲石子，

扛水泥，

扛黃沙，

春天說，你們囚徒啊，

造監獄給自己住！



懷念

懷念你南方啊，

懷念你南方！

握握手，和你

南方的太陽

握手，點點頭，

和你南方的

葉葉像箭的棕樹

點頭，我們

向日葵



再見了！

你留在海邊，

我去到北方。

北方的盆地裏

冬霧跟雨一樣，

日子浸在水裏。

濕氣濛住我的眼。

告訴你，難得有個正午

低低的天空篩下來

一些日光，



像一些黃色的粉末，
像一些你南方的想像。

向日葵



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
我的冠冕』

——新約腓立比書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
開着輪子似的火紅花，
好像是太陽光做的，
開在靜靜的頓河兩岸上。

頓河的風帶着

乾草的氣味，

帶着簸過的小麥香，

玻璃似的，流下去

流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的身旁。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

你看着鱒魚游在頓河裏，

你看着人們生活在頓河上。

你聽着頓河裏布魯布魯的水聲，

頓河上的人們怎樣撒網。

向日葵

你聽着九月裏的集體農場，

到處是割打機的聲響。

姑娘們穿着花朵似的圍裙，

往來在頓河的草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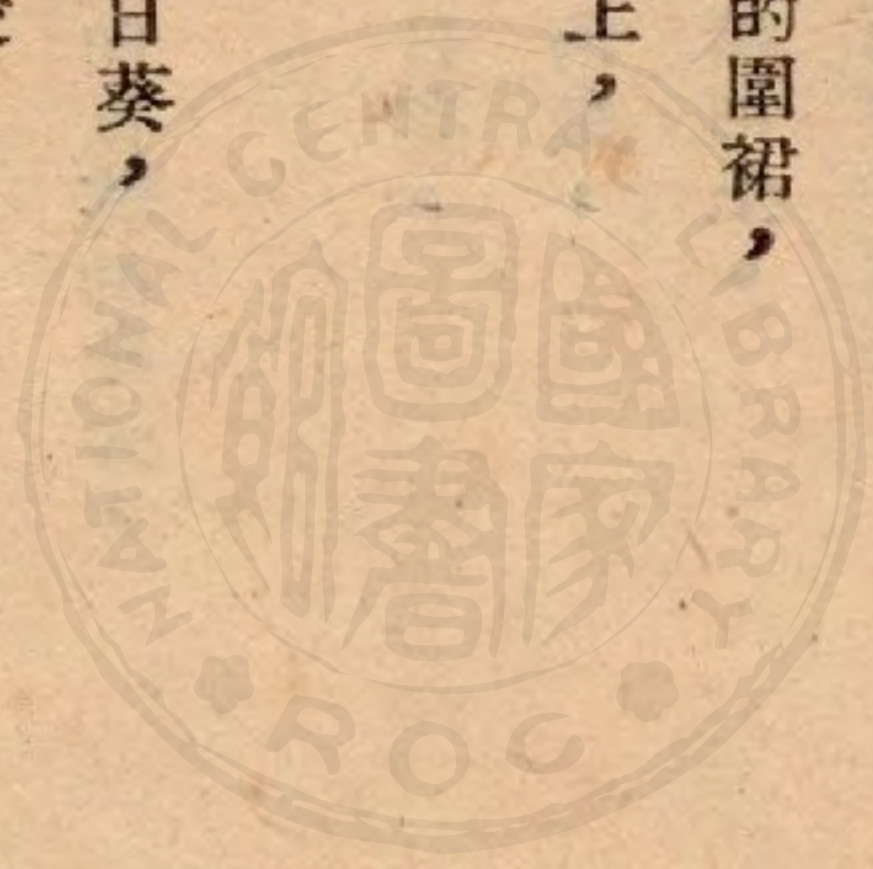
她們的耳環搖盪。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

你這蕭洛霍夫的心愛，

葛利高利曾經坐在

你的翠綠的葉子底下，



和他的婀克西妮亞談情。

你的莖子上生着毛，

好像是婀克西妮亞的手膀，

你就是她呀！

熱情的哥薩克女郎，

她開着金子似的花，

一顆火紅的心房。

哥薩克咬着葵花子，

坐在頓河的沙灘上，



討論他們村蘇維埃的收成，

葵花子的壳吐在頓河裏，

哥薩克的笑飄在頓河上。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呀！

假如沒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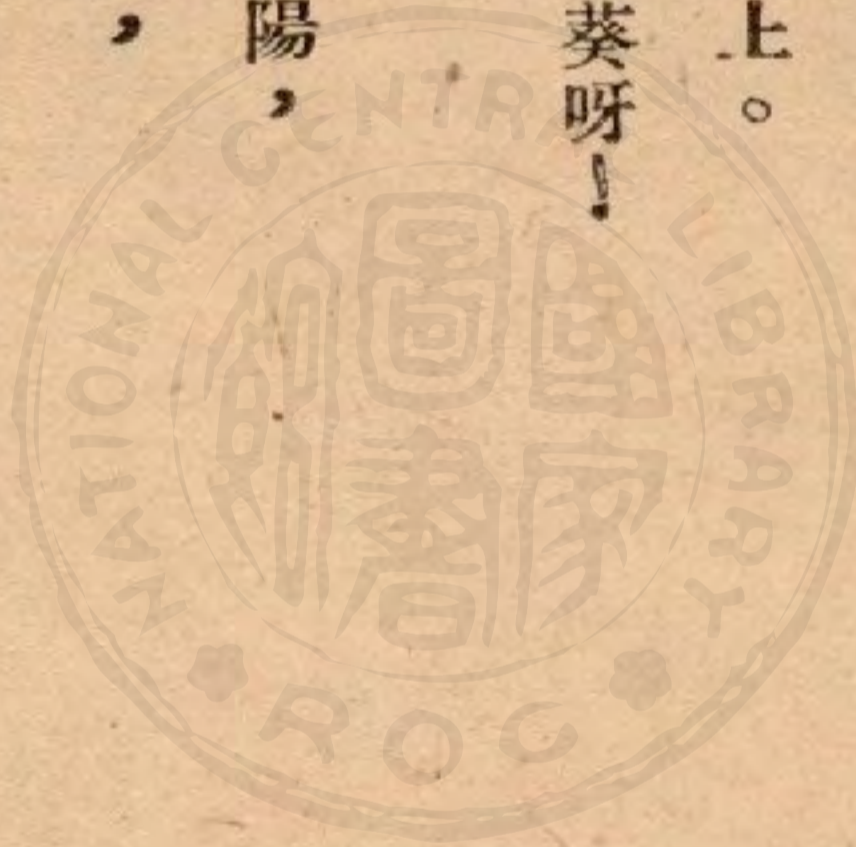
朝朝迎接頓河上的太陽，

假如沒有自由的人民，

生活在頓河上，

我想，太陽也不會

照得這樣亮。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

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講，

我和你離開得這樣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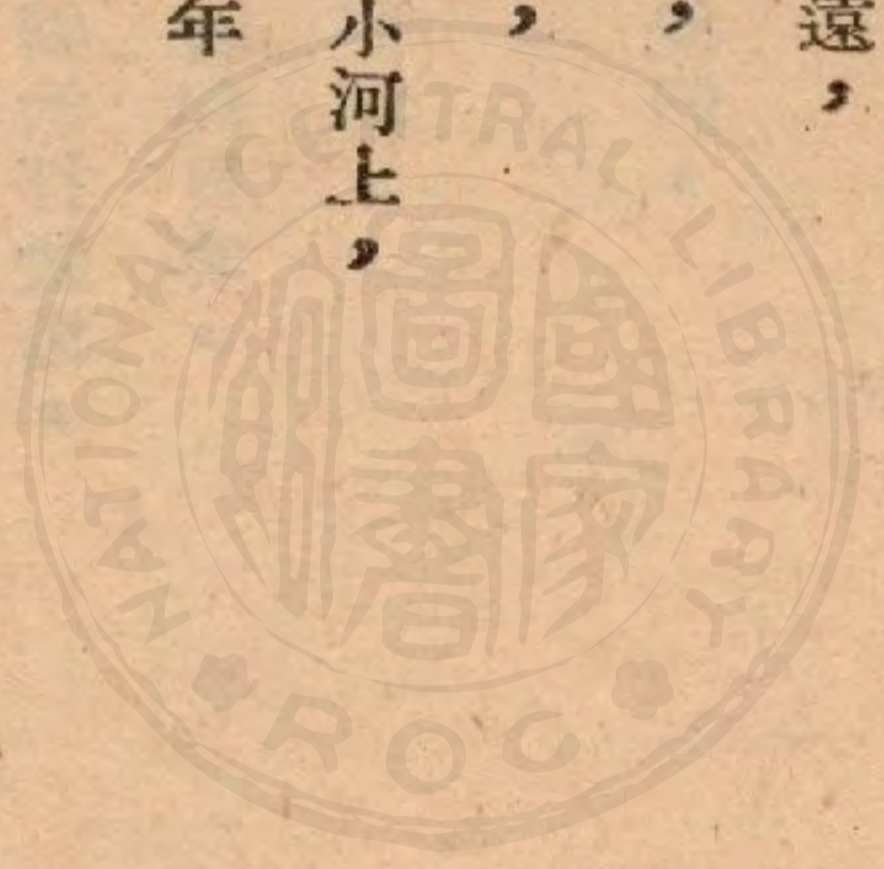
可是我對你這樣想，

我住在長江的下游，

一條支流的支流的小河上，

我是一個東方的少年

我的父親是農民。



在我們家鄉

茅屋前面有一片磚砌的打穀場，

打穀場的四週也種着向日葵，

我們的農民嚙下了眼淚，

担着憂，打發日子。

我們沒有肥料供給他們，

那些向日葵，

可是老天肯給他們雨水，

他們還是能夠長的高高，

像我吃著的瘦長的姐姐一樣。

到了冬天，下雪又下霜，

我們的小河結了冰，

好像頓河一樣。

姐姐提了一籃葵花子，

到城裏去叫賣，

姐姐把葵花子

放在鍋裏炒得香。

.....

.....

.....

向日葵



.....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
你知道麼？

在長江下游的淪陷了的村莊，
我們的農民攀着牛棚哭泣，

法西斯牽去了他們的牛和羊。

現在丈夫和妻子只有用自己的肩膀，

去轉動水車的輪盤。

哎，法西斯把軍用票，

扔給城裏的大財主，
扔給鄉下的大地主，
法西斯開來了五輛坦克車，
對付我們這窮苦的小村莊，
爲了我們起來反抗。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
你知道嗎？

我們的孩子苦得沒有褲子穿，
法西斯還要來劫搶，

別說你們的小麥堆得和山一樣。

法西斯不放心你們的油礦，鐵礦，

法西斯不放心他們自己向人民的說謊，

他們看不過得尼泊的水閘，

他們看不慣喬治亞的陽光，

他們夢想着烏克蘭的穀倉，

他們夢想着頓河流域的富藏。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

法西斯要摧殘你的火紅花。

青年哥薩克騎在馬上，

走過山楂林，

青年哥薩克騎在馬上，

走過草原上，

寬闊的胸膛

掛一顆紅星章，

唱着祖國歌，

拉着手風琴，

到斯太林同志那兒去報名，

青年哥薩克頭上戴皮帽，



向日葵

青年哥薩克腰裏掛鋼刀，

這把刀他父親曾經砍過白軍。

哥薩克的脈管

跳着他祖先的剛強的血液。

出發了一隊一隊紅騎兵，

走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身旁。

好像在春天，

頓河裏面來了融冰，

俄羅斯的戰士奔向戰場。

高加索的石油說道，

『我願意裝滿俄羅斯的飛機油箱，』

貝加爾湖邊的綿羊說道，

『我願意爲俄羅斯的戰士做軍裝。』

土耳其斯坦的葡萄說道，

『我願意爲俄羅斯做好慶祝勝利的酒漿。』

『敬禮 你保衛祖國的英雄！』

羣衆跟着軍隊一直到車站上，

那個包着繡花頭巾的姑娘，

眼睛裏閃着光亮，

原來她是那高大的坦克車手的新娘。

她送給他一些乾糧，

臂彎裏還抱着一束鬱金香。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

青年哥薩克這樣子講，

「我們暫別了，

願你守着頓河兩岸的收成，

金子一樣。

哥薩克愛母親的頓河，

哥薩克的愛，

洪水不能吞沒，

山峯不能阻擋。

母親的頓河愛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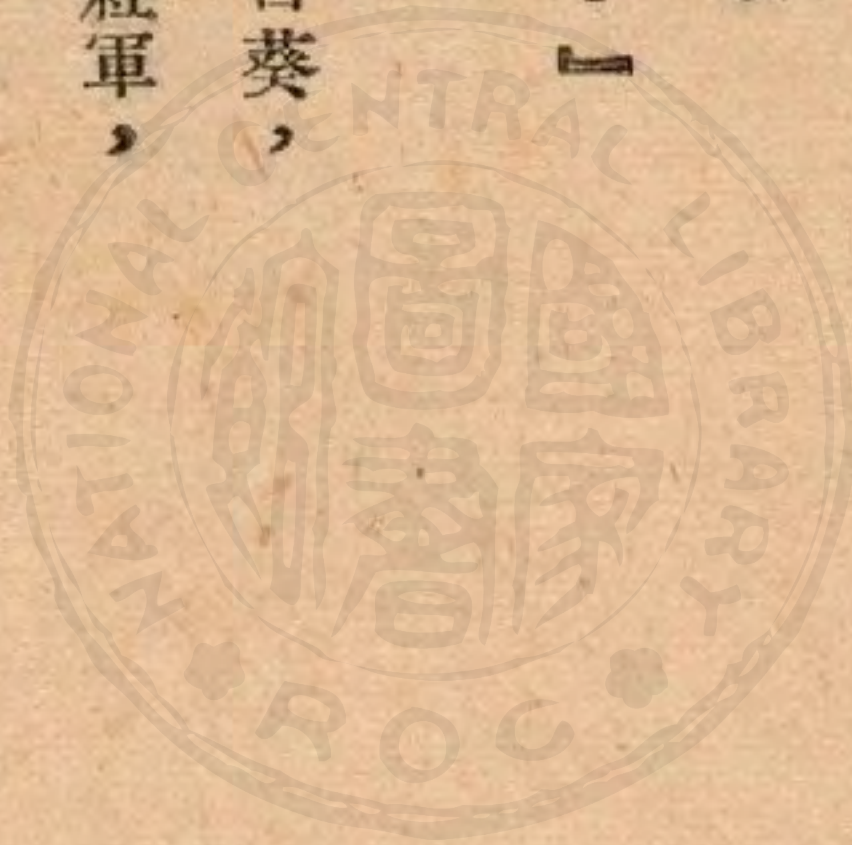
我們是她的好兒郎。」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

你看這位哥薩克老紅軍，

他把拳頭握得緊緊，

他一定要動員站給他入營，



他說，『我要把這拳頭，

擊向希特勒的胸膛。』

他說，『但尼金那肥豬，

他記得我的拳頭，

現在牠更堅強。』

全世界的受苦的人民，

在希特勒，法郎哥，貝當的集中營裏的人民，

在法西斯壓榨下的，

喘不過氣來的中國淪陷區的人民——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

你帶給了他們更多的希望和信心，

他們可以站得直一些了，

他們可以把頸項挺一挺。

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

開着輪子似的火紅花，

好像是太陽做的，

開在激流的頓河兩岸上。

頓河的風帶來了，

向日葵

紅騎兵的馬蹄聲聲響。

你和我離開得這樣遠，

可是我——

朝朝夜夜將你思量。

你的心，我的心，

一樣向着太陽！



鈴鼓

打起鈴鼓來了……

田地裏只剩下短短的稻根了，
興沖沖的馬拉過滿車的穀子，
一車車拉到公共穀倉裏，
在豐收的集體農莊，鈴鼓在響。

打起鈴鼓來了……

鈴鼓緊緊地盯住跳舞人的腳步，

向日葵

聽他們進了又退，轉過身來相會，

一串爆發的鈴聲好像響亮的笑聲，

鈴鼓也知道豐收的高興。

打起鈴鼓來了……

牠帶領三只六弦琴，一只手風琴，

東，東，東，般，般，般……

山歌當中人們說着愛情，

手風琴裏跳着年輕的心。

全場的腳步，鈴鼓手看個分明。

他左腳踏拍子，右手打鼓兒，

站在右腳上，側着半個身。

一忽兒他高高舉起左手膀，

天空裏灑滿了鈴鼓的聲音。

察郎郎，崩崩崩，

察郎郎，崩崩崩，

好聽的聲音呆住了天上的白雲，

諸神的馬車也爲了牠停頓，

他們勒住了繮繩在聽。

落山太陽照亮了發紅的臉孔，

晚風撩起了腰帶和花布圍裙。

農民們，女人們，跳舞呀！

鈴鼓，你再打得響些吧！

爲了人民的豐收，爲了高興的人民。

但是，法西斯憎恨這些！

但是，法西斯要用炮火燒這些！

法西斯要的是高利貸，窮困，

要叫耕種的不是收割的人，

叫我們到田地上去收親人的屍身！



海洋

我要竄進那冰涼冰涼的海洋，

讓冰涼冰涼的波浪抽打在我身上；

我要穿過一個又一個強橫的波浪，

讓結實的海水緊壓我的胸膛；

我要咬緊牙齒和巨大的波浪搏鬥，

讓我的肌肉發痛，讓我的血脈奔流。

也許命運要拿去我的一切，什麼不留，

可是戰鬥是我的，我決不放手！

幾時我能仰面飄浮，呵，在這片透明之上，
海水她在我耳後，輕聲細講！

我願她包圍我，席捲我，將我帶走，
當她曉得了——我愛她正是這樣時候。

唉，把我溶解在碧綠碧綠的海洋，
讓碧綠碧綠的海洋不再冰涼。

田鼠，小母親

一個低倒頭的鄉下女人

向黃昏的高粱田走過來，

頭上包起一塊墨黑的黑布。

所以只有看見她的蒼白的小下巴。

當她走到高粱田中的辰光，

她走得那樣慢，又那樣輕，

可是索落一響嚇跑了一匹田鼠，

驚慌地竄進那密密層層的高粱。

「田鼠，小母親，你不要吃驚，

你是不是爲了家裏餓着的孩子，
檢幾顆高粱粒子回去呢？

「田鼠，小母親，你不要吃驚，

我也是受人家逼害的人，
窮人和窮人，一樣的苦命！」

心焦的母親，可憐的孩子

天色慢慢地夜了，

田野浸在灰暗的夜霧裏，

各種東西的輪廓溶解了，

四周青蛙在叫，咕咕咕咕……

一樣動的東西也沒有，

只有蠓蚊在我頭頂上飛，

在夜霧裏，成羣地飛，

只是看不見牠們。

忽然我看見坡上有個人形，

一動不動坐在那裏，

啊！是一個背竹筐的小女孩，

滾圓的臉，六七歲年紀。

她背靠竹筐坐在坡上，

小手撐着頭，像大人似的，

她在望——也像不在望——

那灰暗的遠方。

好孩子，你累了吧？

可是天夜了，時候不早了，
你到家裏還有多少路呢？

爲什麼還坐在這裏？

媽媽等得你心焦了，

一定在擔心，種種猜想，

可憐的！你回到家裏，

怕逃不了她的一頓打罵吧？

你怕她嗎？你恨她嗎？

所以坐在這裏不想起身？

好孩子！娘原是疼你的！

你天天背柴，小脚起了泡！

天色越來越暗了，

最後一條淡青色的光

橫在西邊天底下，

向日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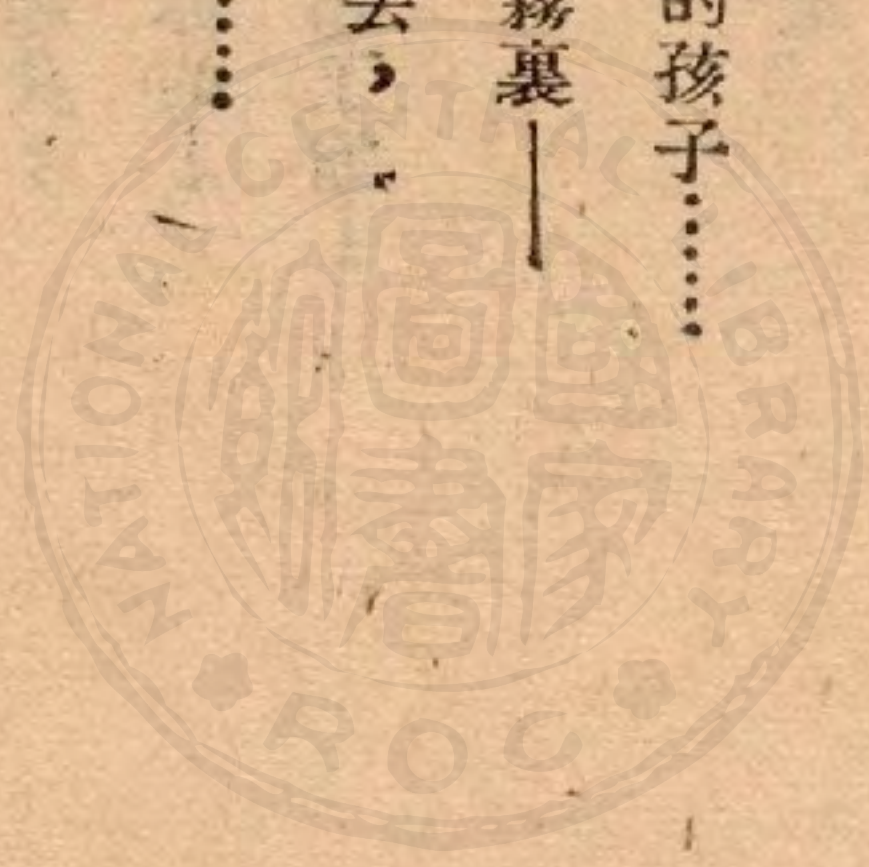
像是天亮——可是一定是夜啊！

心焦的母親，可憐的孩子……

田野浸在灰暗的夜霧裏——

我願意就這樣躺下去，

躺下去，雙目緊閉……



兩匹狼狗

兩匹狼狗，跟班一樣，

並排走在主人後面。

褐色的毛，看上去滑溜光亮，

高大的身體，結實的腿子，

走在馬路當中，好不威風。

鮮紅的舌頭，一閃一閃

替換抹着兩邊嘴角。

好像特意叫人瞧，

「瞧，我們這口尖利的牙齒，

利害不利害？嚇，嚇……」

脖子裏，套的是牛皮箍兒，

精工細嵌一道白銅釘兒，

得意洋洋，好像說，

「瞧，這項圈兒，

這是主人賞的，多麼漂亮！」

於是滿街的人停下來。

女人們避得老遠，

孩子們躲到媽媽背後，

大家讓開路，站在兩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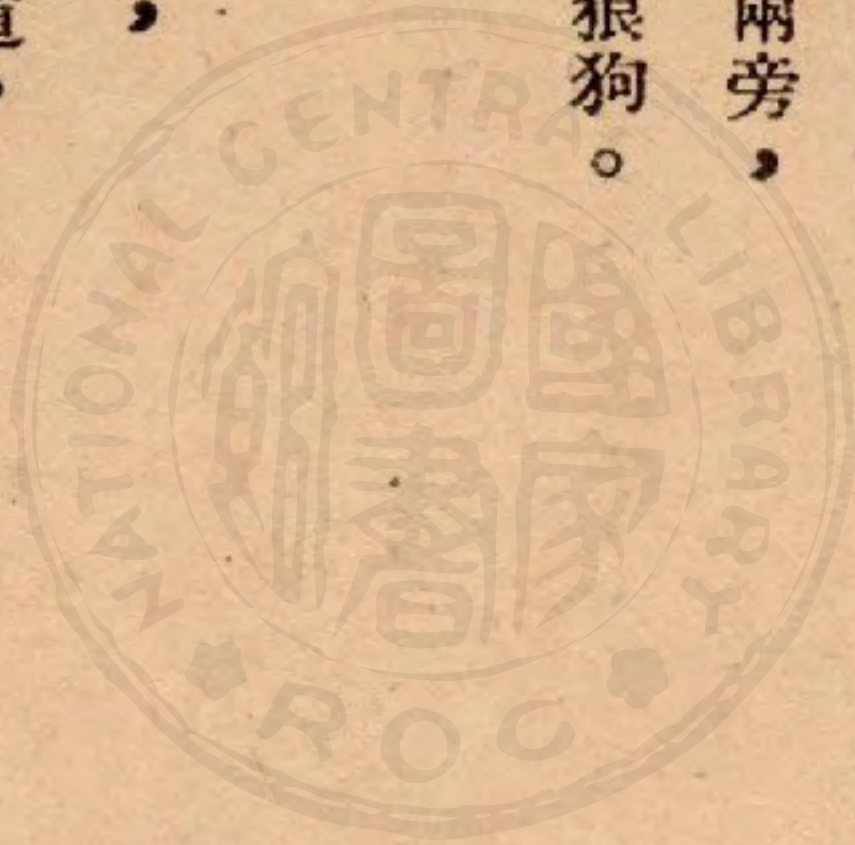
不作聲，瞧這兩匹狼狗。

忽然人羣裏面，

當周圍寂靜的當兒，

一個聲音低低的說道，

「不曉得牠們一天



3647128

向日葵

要吃幾兩牛肉？



中華民國書局

雲海小叢書之五

向日葵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馬凡陀

發行者 雲海出版社

總經售 聯合發行所
海 燕 · 羣 益 · 雲 海

上海四川北路山陰路
恆豐里七十七號

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再版(滬)

每册定價

元

法務部調查局
資料室

622.186

分類號

2087

著者號

19871

登記號

法務部調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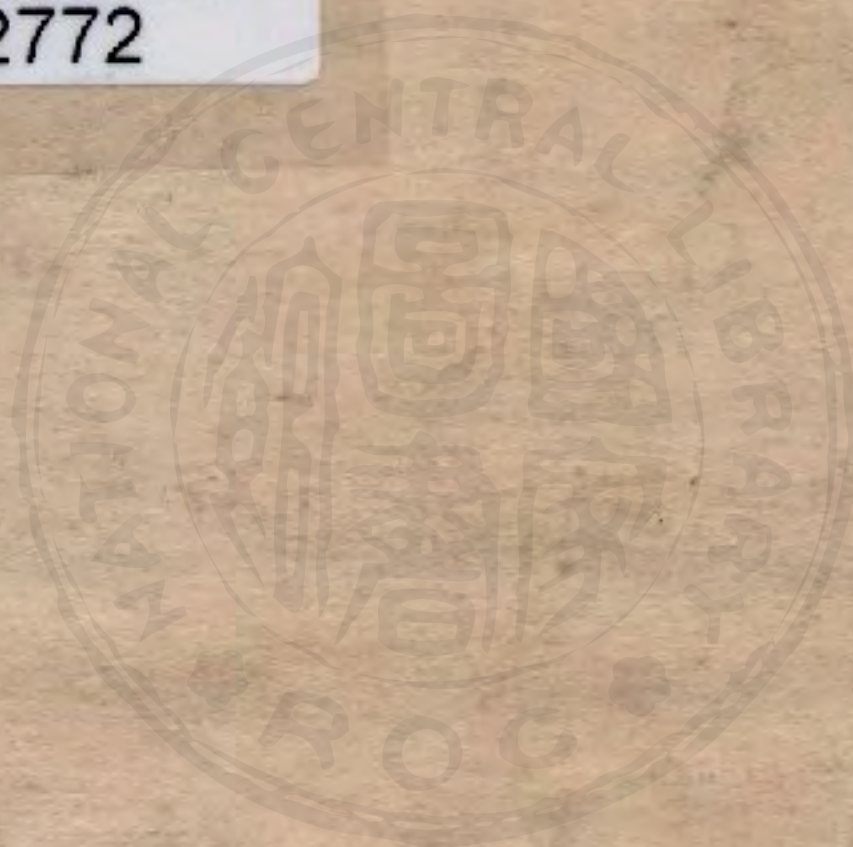


019871

國家圖書館



004652772



270

55